

◇你我口水

酱

黄丹丹

记得我在一篇小文中写了一个“酱”字，被编辑修改。我坚持，这个字不能改。我找到原文，摘录一下：“刚过罢年，肉身虽因开工而不得不各就各位地上岗，可意识却还浸在年味里，酱得有点动弹不开。”那个“酱”字，我自认为用得准确，无可替代。

我今晚吃的这个辣酱，我感觉也无可替代。

那天，她捎了一瓶酱给我，她自己做的。红辣酱里掺着绿色的萝卜干，色彩鲜明，味道丰富。为了吃这酱，我买了馍，结果馍是发酵粉做的，做出了面包的疏松感，完全没法吃。我居然空口吃了好几勺酱，我这个无辣不欢的酱爱好者啊。

小时候，放暑假，我妈会在空教室里把课桌拉在一起，上面铺上报纸。报纸上再铺上一层煮过的黄豆。那些黄豆上会生霉，特意让它们霉。霉好的黄豆用来制酱。酱焖在黄陶坛子里，搁在太阳底下暴晒。对了，坛子上方一块玻璃，玻璃上再压一只石砚台。这样，太阳既可以把酱晒透，风又不能把玻璃掀翻。不过，风做不到的事，我能办到。那些酱里渐渐被放了西瓜皮、豆角、菜瓜。我透过玻璃往里看，那些酱在黑色的酱汁里的瓜皮、豆角与菜瓜，颜色渐渐变得和话梅一样了，我得捞出它们，尝尝。

我搬掉石砚，掀开玻璃的，用刚捉过知了猴的手去捞酱里的长豆角。捞出一根，甩掉上面的酱，犹疑着是往嘴里送，还是再丢进酱坛子里。算了，还是尝尝吧。这么想着，玻璃不小心从手里一打滑，落到地上，碎了。

我携着那根一尺多长的豆角，往教室后面的小树林里躲。

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吃完了那根齁咸的豆角。吃得我舌头都麻了。但我舍不得扔了它，因为那根豆角里有很奇妙的味道，不仅仅咸，还有点辣，带点甜，吃起来，脆脆的，隐约有股青草的味道。草我是吃过的，和小伙伴们拔巴根草吃着玩。为了不被校园外面住的那群小伙伴们瞧不起，我故意装着很爱吃草，吃过很多回，直到被我妈发现，她生怕我患上了异嗜症，要带我去医院抽血。

因为怕被大人捉去医院抽血，我后来学习了。吃“异物”时，我总躲着大人。譬如，吃这根巨大的酱豆角。

我妈发现酱坛子上的玻璃碎了，因为我躲得远，她把那账算在了她心爱的猫咪身上了。她还以为是她那只花狸猫淘气，弄翻了玻璃呢。因为喜欢那猫，即便认定是它干的坏事，她也没责罚它。我有点生那猫的气，要是我妈知道坏事是我干的，肯定对我没这么好脾气。不过想想，坏事毕竟是我干的，我都嫁祸与它了，干嘛还要恼它呢。不会说话真是可怜，被人嫁祸了也无法争辩。那时，我不知道，其实即便是会说话的人，被嫁祸时，也常常无法争辩。

今晚，我把她送我的这瓶酱，端上餐桌请爸妈也尝尝。妈妈多年不曾做过酱了，她尝了尝这辣酱，说味道不错。我告诉她，这是李姐给我的，她自己做的酱。我妈听了很开心，她说，这丫头，会过日子。

我也觉得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，餐中有酱，就是好日子。



一家人
海豚摄

◇乡野小记

山谷人家

汪文涛

我们无意间闯入了这条山谷。阳光布满天空，青天浩远，片云悠悠。两侧的山脊苍翠巍峨纵宕而去，微露遮掩不住的斑斑青石。远山攒聚，如波涛起伏，阳光打在上面，半是明艳苍茫，半是清幽深冷。隐隐的啸声似天河的水涌动过来，突然掀翻我的衣襟，像老鹰猛地鼓起翅膀，冷暖两意裹覆了全身，让人无可从容。

谷中有小片的田地，一条石道悬垂而下。行近谷底，篁竹林中静默着几户石基泥墙的房舍。几个陌生人的到来引起他们的惊奇，站在门影里探望。走近一户较为宽大的场院，一位老人迎了出来，脸上堆满笑意。我们解释了一番，老人客气地引我们进屋坐坐。

这是一座梁柱穿枋的旧庭院，前后两进，依着山势，前低后凸，中间一方狭长的天井和走道。四沿是石头码砌的基脚和青砖外墙，内墙多用土墁分隔。杉木搭起的楼板上有一层阁楼，临檐的花窗似可透进一点阴阴的光亮。大门封闭起来，就是一座内庭安逸的院落。老人说，原先整个家族分门别户住在同一个院内，现在大多搬走了。有几间屋子已是门窗松塌柱檐倾斜。

同行者有人好奇地说，这么大一片屋子，莫不原先是地主家。老人笑了：“哪有什么地主，地都是自家开的。家族的人一起动手，做的这片房子。”

老人说，物料都是自备，买不起，从山外也运不过来。石头树木山上就有，青砖小瓦做好泥坯子后，请个窑匠码起个窿子用马柴烧。到开工的时候请些瓦工木匠来，也没好的招待，中午一顿米饭，早晚喝糊汤，有碗炒鸡蛋和辣椒炒河鱼就不错了，其余帮工的各吃各户。

“这大家户人丁兴旺的，怎么到这老山里来了？”

老人笑道：“不都说是从瓦屑坝过来的吗？几百年了。”当初老祖上几个兄弟家一起过来，找不到空余的田地，就到山里安身，分住在周边的几条山谷，有的后来又迁到潜山的老山林。

“山里可有土匪骚扰？”

“土匪倒没有，来个把小毛贼，围起来打死都没人问。就是抓壮丁讨厌，当兵的来了，看到你弟兄两个抓一个就走。山里没劳力怎么生活？”

“其他那几支过得怎样？”

“有的很好哇，也有念大书的。靠唐湾那边的一支，还到县城里开了店铺，开了机布厂，用的都是德国的机器。”

“哟，那可厉害！现在企业做大多了？”我们听得很兴奋。

“唉，遇到点事情都扛不住哦。后来不都没收了吗？打个借条说是借用，可谁敢要回来呀。”我们顿时感到自己的幼稚，“有的也衰了，一到病灾人祸，孩子养不活都送人了，连修谱都找不到人。”老人的声音有些幽叹。

山洼里的阳光温静地抚过门槛，照在老人沟沟壑壑的脸庞上。

老人要陪我们在山谷里走走。

几个人影在场院地头忙碌着，有的捶打着已晒枯的黄豆禾，有的清理地畦，栽插入冬要吃的菜秧子，有的挑来一担碎砖旧瓦要去整修院墙屋檐。坡坡坎坎的小块平地上栽种着一些当季的菜蔬，藤蔓缠缚，红绿相杂，颇是鲜亮。石坝边一株树头挂满黄澄澄的柿子。一条溪涧自谷口的中央蜿蜒而过，涧水清澈浅急。层层石堰码起的梯田植满茶树。正是茶树开花的季节，朵朵莹白的小花张开着面庞，掩藏在青叶之下，惹来蜜蜂翻上追下，一片嗡嗡的喧闹。

老人说，这里原先是稻田，那时“以水稻为纲”，改造成梯田。今年修一块明年修一块，年年农闲的时候就修。通到外面的路也是的，一年挖一小截。遇到山洪塌方就又什么都没有了。老人说起这些，口气很平淡，也许辛苦劳作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，垮塌了再来怕在他的人生中已历过无数回了。

山谷的下口也有稻田，路远，要翻山过去，“搞一回双抢哪是蜕层皮呀，是拆一回骨头，换条命。”老人笑着说。

“粮食够吃吗？”

“那哪行啊，冷水田长不出稻籽。吃的就在山上呗，山饿不死人。”春夏的时候山上的花草野果也能吃，秋天砍几担马柴，冬天烧一窿子栗炭，翻山岭，过水路，挑到四五十里外县城西门柴市去卖，一百斤两块钱，换点火柴煤油布匹盐巴和农具，“日子也能过喔。”

同行者有人眼里已泛出泪花，老人却依旧很淡然。“山里人，就要劳叻，哪有现成饭吃？劳劳好，人懒了就生邪。”老人的理论说得我们会心地笑了，“就像我这茶树，肥多了气不香。”

“儿女们都还好叻？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做工的做工，念书的念书，跟你们一样。山里也没什么大出息，飞就飞吧。”

“那您也可以出去住呀，跟着儿女享享清福。”

“一辈子了，不出去了。”老人摇着手说，“外面的黄土埋不住人！你们那些有钱的有势的死了，不都到我山里头埋吗？山里的土养心。”老人自顾自哈哈笑了起来。

一朵粉黄色的小绒花扑到我的脸上，是蒲公英。此时正是蒲公英盛开后的季节，细绒绒的花籽已逐风远去，山草丛中该是空秃的花茎了吧，却经年宿月深深扎守在那块土地上。

告别老人，重新翻上谷岭头，恰遇一户养蜂人正在搭帐篷安放蜂箱。我们问，这个季节还能酿着蜜吗？养蜂人说，蜜酿不到了，采花粉，这里的茶花粉很好，有苦香味。是的，苦香，苦而生香，方是清神养心之物。